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3.1

社会，形构生成中

Margaret Archer

ISA和Izabela Barlinska

Riaz Hassan,
Mohammed Bamyeh,
Jacques Kabbanji

穆斯林世界

- > 俄罗斯当代的性别问题
- > 乌克兰的公共社会学
- > 罗马尼亚怒火燃烧的冬天
- > 超越全球化的罗马尼亚社会学
- > **CriticAtac**: 反资本主义宣言
- > **Sociopedia. isa**三周年
- > 更好的全民健保
- > 悼念 Ivan Varga, 1931–2012
- > “开放使用”开放了那一扇门?
- > 介绍印度编辑团队
- > 影像社会学：边缘求生存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1期 / 2012.11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语言问题

第二界ISA论坛相当成功，3600人、55个委员会参加这场和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Economics Faculty一起举办的盛会(8月1-4日)。这要感谢ISA副会长以及论坛会长的Margaret Abraham, Izabela Barlinska和她秘书处的同仁，在地筹办会长Alberto Bialakowsky和副会长Alicia Palermo。其他还有各个委员会的共同合作，让我们可以容纳超乎预期的人数参与，以及在Buenos Aires进行了一场跨国的精彩讨论，也对拉丁美洲的社会学留下深刻印象。此刻，我要说：我们准备好前进2014年的横滨大会了！

ISA上一次在拉美是什么时候？这得要回到1982年的墨西哥。如Izabela Barlinska在这期的访谈中所说的，那可是一场气氛紧张的世界大会，在地的与会者对于美语帝国主义的批判炮火猛烈。几年之后，西班牙文才成为ISA的官方语言。如今30年了，我们的确有所进步：我们有同步翻译，有西班牙语的专属场次，有多与场次，也有大家的协力帮忙克服语言问题。

还有，30年后的现在，ISA也变得更多元了。不只是语言如此，其他各个方面都是。不过英语也变得更加霸权。好处是将社会学的版图拉得更广了，让更多人可以接触社会学。可是英语的扩张也造成很多不平等，像是对于那些非英语使用者的排斥，以及英语学者内部的阶层化。英语的流利，远比其他语言流利来得更有优势，因为不论在报告和发表上都占尽便宜。英语不仅在世界上是一种优越身份，在学术界也是如此。

当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在较劲排名时(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利益)，在国际期刊发表变成是首要目标。这里不仅仅是指用英语发表而已，而还包了要用英语系国家的研究框架和典范去套在各国的经验上面。这常常是削足适履。巴勒斯坦的社会学家Sari Hanafi这么说：“国际然发表、遗弃在地，或是在地发表、被国际淘汰。”想要超越这个困境，就得说两种语言、具备两种专业能力、加倍工作、对更多观众说话。这对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学家也是如此。这个意义下，Buenos Aires论坛为全球社会学立下了一个新的标竿。

全球对话一年发行5期，以14种语言刊出。请到ISA网站上可阅读全文。投稿请寄给：burawoy@berkeley.edu



Margaret Archer, ISA前会长。正在阐述她的morphogenesis概念：社会中的行动者和结构是一个交互影响的过程。



Izabela Barlinska继续为我们回顾ISA过去25年的历史。特别是在秘书处搬到Madrid之后的故事。



Ernest Gellner, Max Weber和Edward Said是辩论穆斯林现代性的重要人物，也分别反应了Riaz Hassan, Mohammed Bamyeh and Jacques Kabbajji等人之间观点的分歧。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 é 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Shahradd Shahvand, Saghar Bozorgi, Tara Asgari Laleh, Nastaran Mahmoodzade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姬野宏辅, 高见具広, 岩馆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 三部伦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资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ł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ć,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s, Ileana Cinziana Surdu.

俄国: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语言问题 2

社会学作为志业: 社会, 形构生成中
by Margaret Archer, 瑞士 4

ISA与 Izabela Barlinska
Interview with Izabela Barlinska, 西班牙 6

> 辩论

穆斯林世界的匮乏
by Riaz Hassan, 新加坡 9

回应Hassan: 问题的过度化约
by Mohammed Bamyeh, 美国 12

回应Hassan: “东方主义”的局限
by Jacques Kabbanji, 黎巴嫩 14

> 苏维埃

俄罗斯的性别问题
by Anna Temkina, 俄罗斯 16

乌克兰的公共社会学
by Lidia Kuzemska, 乌克兰 19

>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愤怒寒冬
by Cătălin Augustin Stoica and Vintilă Mihăilescu, 罗马尼亚 20

超越全球化的罗马尼亚社会学
by Ioana Florea and Delia Badoi, 罗马尼亚 22

CriticAtac: 反资本主义宣言 24

> ISA

Sociopedia.isa三周年
by Bert Klandermans, 荷兰 26

更好的健保
by Ellen Kuhlmann and Claus Wendt, Germany, and Ivy Bourgeault, 加拿大 27

悼念Ivan Varga, 1931-2012 28

> 特辑

“开放使用”开放了什么?
by Jennifer Platt, 英国 29

介绍印度编辑团队
by Ishwar Modi, 印度 30

影像社会学: 在边缘求生存
by Alexia and Edward Webster, 南非 31



> 社会学作为志

社会，形构生成中

by Margaret Archer,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瑞士, 前ISA 会长, 1986-1990



Margaret Archer是ISA有史以來唯一的一位女性會長(1986-1990)。她開創性地以「形構生成論」(Morphogenesis)去解釋社會變遷的過程，強調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唯有在文化理解的前提下得以可能。Archer的理論主要從她對於英國和法國的教育體系研究中發展而來。她發現教育體系結構化了本身的行動，也反過來重塑了體系本身。此外，Archer也是著作等身的一位「實在論」社會理論家，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隨者。多年來她在Warwick University任教，近來在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建立了Center of Social Ontology。

Margaret Archer在2008年的批判实在论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

Margaret Archer是ISA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女性会长(1986-1990)。她开创性地以“形构生成论”(Morphogenesis)去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强调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唯有在文化理解的前提下得以可能。Archer的理论主要从她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教育体系研究中发展而来。她发现教育体系结构化了本身的行动，也反过来重塑了体系本身。此外，Archer也是著作等身的一位“实在论”社会理论家，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多年来她在Warwick University任教，近来在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建立了Center of Social Ontology。

社会学从建立至今一直都试图解答下列四个问题：我们来自那里？现在如何？何去何从？该做什么？而这些问题都在实在论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都预设了一个社会实在，在其中，人们从过去中走来，行动具有因果性，进而影响未来。在Weber的社会学作为志业的理念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去解释为什么社会是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着这样，而不是其他面貌。所以实在论并不会把Baudrillard所说的“剩

>>

下来要做的就是“把玩那些片段”这种话当真。Khalidun可能会说这种言论是堕落文明的象征吧。

更糟的是后现代所谓的趣味性还真的把片段又在分解成更小的碎片。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不论是巨观、中层、或是微视的，都包装塞进SAC—结构(structure)、行动(agency)、文化(culture)。

让我们先澄清一下这些概念 若不考虑结构，人们所面对的脉络就会像是随机的万花筒。若忽略了文化，没有人可以了解他们所面对的周遭环境。若缺少了行动，社会活动就是社会秩序的自然结果。社会学的志业就是去解释这三者的互动。若摧毁、瓦解这些面向，那么社会学家无疑就像是殡葬业者，放弃了社会学，并为这三个概念开立死亡证明。我们有了这个死亡证明，那我们将失去解释社会的能力，也将再也无法回答社会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之类的提问了。

当我们考虑结构的时候，去结构化带来了流动(flow)这个概念。液态性的隐喻意味着社会终究无法被控制。这个想法在早先的“runaway”、“juggernaut”、“risk”等概念之中就可以嗅到。后来这种思潮汇聚成一股新潮流，并由复杂理论引领前进。只是这个理论的不適切性可以在最近一次的经济危机中看见。这次的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以往被遮蔽的结构，我们从中更了解全球金融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及资本和国家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种种仍然存在着，不曾消失，但是衍生金融商品、次级房贷、国家交换、债务交易等比起福特主义更需要被理解。

就是因为那些结构位置、关系、利益太过于交错复杂，媒体才会把这整件事情简化成银行家的贪婪结果。Occupy Movement就是我们失去社会学解释能力最好的例子。有谁知道他们是反对撙节、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当伦敦还摇摆不定时，Geneva movement的集会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我会看到非主流经济学家比起社会学家在整起事件中还要来得有帮助。像是Stefano Zamagni就分析了过去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所带来的灾害，那社会学类似的分析在哪里？社会学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想象一个可欲的公民经济？

这个事实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直以来倡议“busi-

ness as usual”。文化转向的理论家喜欢把重点放在论述上面，可是经济危机不能被简化成论述啊。反正论述这个概念的强势性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将之视为是阶级斗争的淘汰概念，应该丢弃。于是概念和利益之间的连结就消失了。消失的还有批判的思想泉源。我们不仅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干枯乏味，社会运动也是如此(这助长了TINA)。讽刺的是，当潮流汇聚成大洪水时，总是有一股反作用力在抗衡着。尽管跟不上快速的变化，不过就像美国的实用主义一样，反动的环境却也总是可以孕生出反身性的创见。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主体的死亡。主体在Foucault于40年前提出时就死了，如同把脸埋在海边的沙子下面。人总是被刻意擦掉，变成墓碑，等着把名字填上去而已(Gergen)；也像不断自我创生的自我(Beck)，或是最终变成只是一个虚幻的符号罢了。主体一旦死亡，意向性，反身性，情感，承诺等也都随之消失，最后我们连想象未来的能力都会丧失。

我认为我们已经越来越难去维护人的课责性和潜力了，所以Andrew Sayer才会写Why Things Matter to People这本书。社会学是人文学科，不过却无法接合人文主义。因此，孤独、边缘化、或是社会排除这种题材很难受到重视。不过在先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越来越频仍。社会学也很喜欢自我质疑，不敢去追求社会学的繁荣，把自己的需要当成纯粹的生物需求。我不懂为什么我们社会学不研究快乐、满足，而把这些题材让经济学的数学公式去主导。解药很简单，那就是我们需要的的是一个可以茁壮公民社会的社会学。

现在当红的社会学比喻是“液态现代性”。只是这种修辞既空洞又容易误导读者(还记得那些机械、生物、类神经的比喻吗？)。社会变迁的理论往往只强调SAC的某一个面相而已，像是“信息社会”之于“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或是“帝国”之于“结构”，之于“制度个人主义”或是“反身现代性”之于“行动”。每个概念都抓住某个经验现象，但都错误地以偏概全。反之，我们需要的是检视SAC如何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型态如何生成浮现，如何改变，而不是只有修辞和比喻而已。



> 访谈Izabela Barlinska

续集

Izabela Barlinska和ISA研究副会长Margaret Abraham讨论Buenos Aires论坛的事项。2012年8月。

在上一期的全球对话(2.5)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的波兰学生和ISA之间的故事，以及她如何变成了一位ISA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在这个访谈续集里，Barlinska博士也会告诉我们关于他如何帮ISA成为一个世界级重要组织的历史。



布：妳Ryszard Kapuściński碰面的故事相当有趣，不过另外我很好奇的是，在1986年末，也是后来的会长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给了你执行秘书的工作机会，只要妳愿意到Madrid去。所以一切就这么定了？

伊：对，我到Madrid的时候是1987年的1月，单独前往，一句西班牙文都不会。而我却得建立一个办公室！我猜只有年轻没什么经验的小子才敢作这种事情吧！总之我没什么时间去想其中的意义。我到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个大的箱子，装了很多ISA的文件，然后就在西班牙学术研究院(Sp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落脚了。ISA是受到了西班牙教育部的邀请，不过办公室是设在研究院里面。

布：妳完全一个人？

伊：唯一帮忙的人是我同事Sergio Contreras，是智利来的同事，也在Montreal 和Amsterdam的秘书处待过。他帮忙的原因是他会讲西班牙文。我们就这样试着打造一个办公的地方，这可难了。我的西班牙文可就是从建筑的名词开始学起的。很庆幸的是我后来很快的认识了教育部的人，因为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经过这。所以只要办事人员无法和我用西班牙文沟通的话，我都会直接被安排和长官见面，因此也很快和这些社会主义政府的官员有了良好的关系。和Felipe González这个世代的人打交道因此是我很熟悉的经验。

布：他们一定对妳很好奇吧，从波兰来的…

伊：波兰那时候很有名哪！每个人都知道团结工联，就像他们这些政治人物在西班牙的事迹一样重要。所以波兰，至少是波兰的反对派，在西班牙有很不错的名声。

布：所以大致上妳都是自己搞定。后来Cardoso卸任，Margaret Archer上台了？

伊：Margaret Archer是1986年选上会长的，还记得是在New Delhi的世界大会上。她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的女性会长。我们不但一起工作，还成为了好朋友。

布：那妳到了西班牙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伊：大概就是适应新的环境吧。一旦我到达之后，我就要开始筹办1990年在Madrid的世界大会。这意味着拉美的重要性，以及西班牙文终于变成ISA的第三官方语言。

布：是在那时候才开始？我以为1982的墨西哥大会就是了…

伊：墨西哥那次受到很多抗议，我指的是很多人抗议会议不是用西班牙文进行。而西班牙文的确定是很后来的事情了。所以这很像是一个新的大陆加入了ISA一样，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科技。计算机是有一部，不过那很不一样。而且最困难的是那时全部的人都对我们的组织和大会表示善意，可是，这该怎么说，有些人其实是想用这个组织达到个人的目的。所以事情就会变得不太愉快，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我想ISA在这之中很难为、也很痛苦。总之Madrid大会期间其实气氛很紧张，特别还是在University Complutense里的三栋不同建筑物里面举办，而且又没有冷气。你可以想那炎热的程度…

布：所以后来印度社会学家T.K. Oommen当选了会长？

伊：没错！这个结果带来很大的争议，因为所有的西班牙学者都希望会长是西班牙人，结果ISA被内政部取消了集会组织的资格，也被西班牙研究院扫地出门了，于是办公室就搬到了现在这里。

布：所以ISA又得再一次搬家了…后来事情怎么落幕的呢？

伊：后来还好是University Complutense的社会系与政治系愿意提供我们办公室。Miguel Ángel Ruiz de Azúa是政治与社会联盟的会长，他是个大好人，而且对ISA来说也是个好事，因为办公室设在大学里面比较好。大学里面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包括老师、学生、以及文化氛围。

布：那么物质资源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伊：这的确是问题。首先ISA到西班牙的一个条件式西班牙政府会提供资金，就像之前在Montreal 和Amsterdam一样。然后这个合作关系持续了6年，西班牙政府也非常慷慨。不过后来这个资金来源就停了，ISA内部也开始担心接下来改怎么办。而且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资助来源。不过当时网络兴起了，还有电子邮件，所以大家开始觉得位于哪里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与其搬家，不如就留在西班牙吧。所以就决定留下来了。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自从那时候开始，ISA的资金就完全是独立了。

布：这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

伊：是，原因是我们的办公室业务做得非常

>>

好，而且人事简单。当然在那些时候活动不多、会员也不多的年代是还好。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改变：ISA不再每4年换一次秘书处地点了！

布：所以这也代表妳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作团队了？

伊：是的，的确如此。Nacho (José Ignacio Reguera)就是从1990年大会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了。我遇到他也是因为波兰的关系。当在研究院的时候，我或许在波兰圈内有点名声，于是有一天有一个小纸条上面留言给我说他是一个波兰来的物理系访问教授，想和我见面。我想说当然好哇。于是后来那个人是University of Torun 的Jacek Karwowski教授。我们马上变成了朋友。后来和他与他的朋友和家人也熟识，会一同聚会，我便开始更熟悉西班牙，因为别忘了我可是原本预期只会待4年的。后来也因此认识了同样在物理系工作的Nacho。

布：所以他把ISA整个带往计算机、email、网络的世界？

伊：Nacho建立了整个ISA的数据库。这方面他可是个万事通，而且能力强、负责、又有创意。好在有他，ISA得以在现今科技和社会媒体的时代里面立足。我一开始跟他说我们需要什么，他马上弄好，所以合作得很愉快！

布：或许现在是个可以说说妳每日工作内容的好时机？

伊：每天我们就是办公室例行事物，细节繁琐得很。不过大家都说魔鬼就在细节中。所以这些事情或许无聊，可是都很重要，而且不能忘记…

布：忘记什么？

伊：这个组织，以及为什么人们要和我们联络，以及即使是小小的一个更改地址的动作。别小看改地址，小小的地址改变会牵动到很多事情，因为很可能明天有一个人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有趣的文章摘要就想联系这个人。

布：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人连结起来。

伊：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网络，许多人都因为这样而有了连结。现在这个网络有5000多人，另外有3000人在数据库里面。而且我们还有60个研究委员会等等附属单位，也有60个国家会员。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潜力，有要更小心地维系才行。

布：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伊：ISA的执行委员会决定了ISA的目标和政策，然后秘书处就要去贯彻这些方针。一个很重要的是多数的会员的母语都不是英语，所以在信息传达方面要非常小心，建制网站时也一样。若是网站的科技程度越高，很有可能有些国家的会员会很难使用网站接口，因为电力供应比较不足。这种国家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必须时时刻刻都记住的。这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来说的确很特别，而且这种小细节可以帮助到世界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布：嗯！所以秘书出总共有多少人呢？

伊：总共有4个。部份兼职、部份全职。不过虽然我们每个人各司其职(会员、资料、网站、公告等等)，但很幸运的事我们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工作团队，一起建立这个世界的社会学网络。

布：真的！而且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想历届的会长也是很重要。当Oommen担任1990-1994年的会长时，妳们正在处理办公室被迫迁走的难题，然后接下来Immanuel Wallerstein担任会长，举办了Bielefeld世界大会？

伊：Immanuel任职期间，ISA的改变很大。他把网络和email的文化带进了ISA。当然一方面也是那时候因特网正在兴起，不过Immanuel很积极的推动这件事情，想把这个科技用在好的方面。和他共事很有趣。之前和Margaret Archer相处也很愉快，因为那时候当地环境的关系，处境很艰难，可是我们还是办了期刊International sociology和Worldwide Competition for Junior Sociologists。那是一段像是在革命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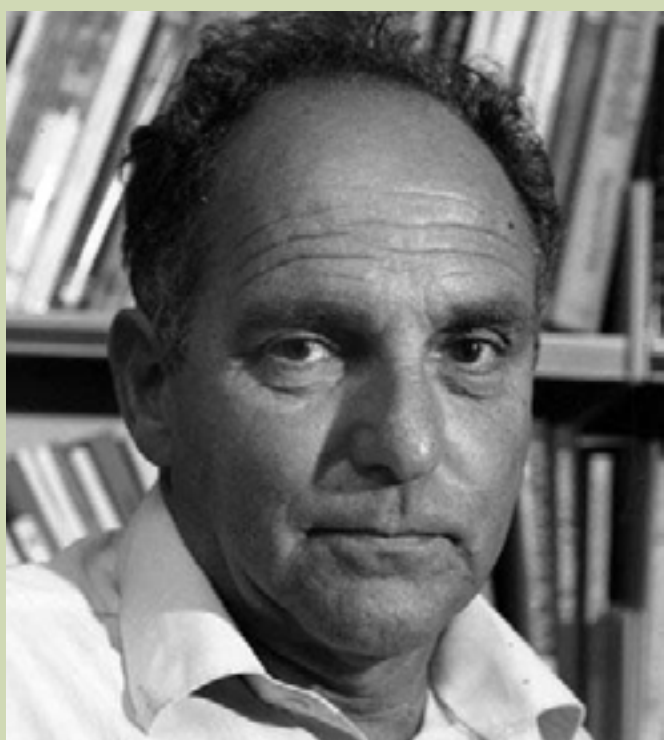
布：是啊，我想这正是重点所在！布新，但旧的也要延续下去。

伊：对，若是好的事情，我们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布：Izabela，谢谢妳愿意接受访问。我知道妳并没有很希望走到台前，因为妳总是默默的在后台努力工作。不过我想ISA的会员还是很高兴看到妳接受访问，听妳说关于ISA的历史、25年前的ISA是长什么样子。我相信，不管问任何一位ISA的会长，他/她们一定会说妳是ISA运作的灵魂人物。在此我想代表所有的ISA会员，献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谢谢妳所做的一切！■

> 为什么穆斯林世界缺乏自由、低度发展、匮乏知识？

by Riaz Hassan,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rnest Gellner (1925-1995): 「伊斯兰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中最接近现代性的。」

Ernest Gellner在他相当具有启发性的Muslim Society一书中很大胆的宣称：“不论从普世主义、圣经、圣经平等主义、完全参与神圣社群、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系统化等标准来看，伊斯兰是西方三大一神论中最接近现代性的宗教” (Gellner, 1983: 7)。他说，因为这样，所以阿拉伯世界在Poitiers一役中赢了，然后把伊斯兰教推广到欧洲。我们应该推崇Ibn Khaldun的“Kharejite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借用Weber的话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现代性主义如何在新Kharejite清教徒的实践下(特别是北欧)得以可能；另一方面，Gellner说，若看到欧洲仍然具有“巴洛克、操弄式的、侍

从主义、万灵论等无秩序的世界观”、因此也仍然是基督宗教的话，现代性是如何不可能。

不过我们“们现在可以看到正好相反。我们若从联合国或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来看的话，很难不发现其实伊斯兰世界是和发展、自由、民主等理念背道而驰的。原因大家还在辩论中。不过社会科学家指出罪魁祸首包括了伊斯兰教、文化、石油、特殊的阿拉伯文化和制度、以巴冲突、“制度和土地的沙漠”、虚弱的公民社会，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

> 发展落后

或许争辩的最激烈的议题就是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发展落后和缺乏民主是否可以归因给伊斯兰教了。研究指出在17世界的权力中心转向欧洲之前，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变动是和欧洲一样的。穆斯林的贸易相当成功，而且可以把货物和信仰传播到世界其他角落。经济史学者Angus Maddison说，在公元1000年的世界贸易占有率，中东(10%)是胜过欧洲的(9%)。而到了1700年，中东降到了只剩下2%，但是欧洲成长到了22%。西方学者普遍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是穆斯林的反商主义和禁止借贷。可是这种解释并不适当，因为可兰经其实比圣经更为重视商业贸易，借贷也是一样。另外，先知穆罕穆德及其妻Khadija都是成功的商人。许多穆斯林则是归因给西方的帝国主义。可是，为什么曾经那么强大的国家会向西方低头呢？

土耳其裔的美国经济学家Timur Kuran (2011)完全反对上述的说法。他提出了很足够的证据指出中东的经济落后并非殖民主

>>

义、地理环境、或是伊斯兰和资本主义的天生不协调。问题是出在贸易法律的实践。中东的法让伊斯兰在10世纪之前取得了很大的贸易成功，可是之后因为基本的精神是和现代的经济生活背道而驰的，包括了：私人资本的积累，企业、大规模生产、以及非个人的交易模式。

伊斯兰的伙伴关系是穆斯林商业组织的主要精神。这个关系在双方其中之一的意愿、或是死亡的情况下可以任意终止。如此一来许多商业规模很小，或是很短。许多在穆斯林很成功、规模很大的贸易公司都是非伊斯兰经营的。所以，根深蒂固的这个传统其实对商业发展有害。例如只有有一人死亡，那么他的部份就会被其家庭成员给均分掉，不利资本积累，并且寿命很短。我们可以从可兰经上找到解释。因此这会组织穆斯林商业去累积资本，无法和西方的竞争者匹敌。

>缺乏民主

哈佛的经济学者Eric Chaney (2011)批评那些把民主匮乏的现象归咎给伊斯兰的文化、石油、以巴冲突、和生态沙漠。Chaney指出中东的民主问题和遍布的极权统治的确存在，但这是长期下来阿拉伯世界征战后的权力结构所导致。在9世纪之后他们就以奴隶组织军队，而非征召自己的人民。这种奴兵制度让统治者可以相对独立于地方武力和民兵，主权的行使较不受到限制。这种专制体系下，宗教领袖变成是唯一监督掌权者的人，所以这种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分开的模式并不利于民主制度的产生。如此一来，宗教和军队共同合作，垄断权力，成为经典的制度平衡模式。这种统治方式也常以可兰经为正当性来源，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宗教领袖设计出一种平衡度，看起来是去保护人民，不过却让专制体制维系了好几个世纪。统治者依赖奴兵，但完全和民众脱勾。宗教领袖则和军队合作共同防止其他会让这个利益共生体崩塌的选项发生。如此的集权和孱弱的公民社会是长期以来的历史制度遗产，从1100年至今仍然依旧。

不过，其他被中东穆斯林征服的地区并无法适用这个解释框架。向是在印度、巴

尔干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地方的制度仍然是由地方精英所决定，保有地方的文化和政治惯习。总之，民主在包括中东和上述的这些地区仍然少见，但在其他不是中东穆斯林所征服的伊斯兰国家，民主的进程却是显然易见的。

>知识匮乏

在2012年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中的世界大学排名，从49个穆斯林国家(占了世界12亿人口，17%)中选出的大学，没有任何一所在200名内。这是老问题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落后的问题。美国只占了5%的世界人口比例，但是有75所大学排名200名内。

许多因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与学术资源短缺。穆斯林国家组织(OIC)的科学研究预算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最近的一项UNESCO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年和2003年，穆斯林国家的平均研究支出是总体GDP的0.34%，远低于世界的2.36%平均值。许多OIC国家中，特别是那些很富有国家，花了大把银子在武力上，远超过健康与学术的支出。世界上花最多比例预算在武力上前6大国都适中东国家：科威特、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阿曼。他门花了超过7%的GDP在军事上。不过教育方面就差异比较大。2002年中，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也门、摩洛哥、突尼西亚、伊朗都是前25名的教育预算使用国家(Butler, 2006)。

根据世界银行的教育指标来看，在2002年表现最差的国家，其中有15个国家是OIC国家，包括了非洲、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学术与科技投资最低的国家同时也是发表最少研究期刊的国家。2003年，世界期刊的发表平均量是每百万人口137篇。OIC国家只有13。没有任何一个OIC国家到达平均。此外，除了土耳其和伊朗，其他有24个国家的发表数量不是持平就是减少。土耳其从1988年的500篇到2003年的6000篇。伊朗则是从之前的100篇到现在几乎已经2000篇了(Butler, 2006)。

其种几个很明显的解释是对于教育和研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可是，文化和政治也

是重要的解释因素。亚洲的国家，像是韩国、新加坡、台湾、中国、印度等在科学领域都突飞猛进，在新兴经济体内排名很前面。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可以产生多元的制度，和集权的国家制度相抗衡。这点是伊斯兰社会所缺乏的。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阻碍。例如基本教义派就一直施加压力，阻止那些和伊斯兰世界观不同的认识论出现，也敌视批判性的理性文化。这对大学和教育制度的健全发展是完全不兼容的。强健的公民社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极权统治绝对不会带来更好得发展。此外，质疑和妥协的文化也有助于发展科学。科技要进步，理性和自然的规则是前提。

在知识经济时代，或是第三次的工业革命时代，财富的创造有赖于脑力劳动。我们看到OIC的国家很难生产出专利来，也很难出口工业产品。科技和知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所以发卓越的学术是很急迫的。唯有这点才可以让穆斯林走向光明的未来。不过这恐怕也是他们最大的一项挑战。

至于阿拉伯之春的启示为何？这是历史的命运吗？我们或许可以乐观的认为阿拉伯世界是可以摆脱独裁政体的。这个地区正在历经结构性的转变，包括了教育的普及、都市化、工业化，和过去60年相比都有明显的成长，也较为令人接受，并且有利于民主。阿拉伯革命的出现把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带上了历史的高峰，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像是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则更有可能去扭转历史，不过他们首要还是得解决贫

穷和公民社会体质薄弱的问题，如此民主才得以可能实现。

。 ■

参考文献

Butler, D. (2006) "The Data Gap: Statistics on scientific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are lacking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Nature*, vol. 444: 26-27.

Chaney, Eric. (2011) *Democratic Change in the Arab World, Past and Present*.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rookings Institute.

Gellner, E. (1983)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ran, T. (2011)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ran, T. (2011)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回应Hassen

论问题的
过度化约

by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国,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主编



Max Weber (1864-1920)。“从Weber之后，为什么其他社会不像欧洲的这个问题的越辩越模糊”。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自由、发展、知识这几个概念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也很复杂。去评价这几个概念决定于你怎么去定义它们。无论是谁都很难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精确地讨论这三者的任何一个，何况这现象可是横跨了10个世纪，涵盖了整个穆斯林世界。所以Riaz Hassan的文章不只没有新意、也把事实搞错了的这件事，也或许就不意外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个现象在当代的知识情境下很少见，毕竟社会学和人类学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对于穆斯林社会的了解。

Hassen就是反例。他不但没有引用最新的文献，还重复了旧的论点，从最早的Max Weber开始，像是为什么非欧洲地区没有出现欧洲的经济模式这种问题，到现在在概念的层次上可说是一团乱。他

的这个问题不是在问不同的社会如何发展出不同的秩序与功能。这个提问才有切中核心。可是Hassen的问题比较像是从“问题”切入，去探讨非欧洲国家到底出现什么问题。若这是个有效的问题，答案就会像Hassen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很众说纷纭，所以必须小心翼翼的梳理。例如，研究穆斯林的史学家知道伊斯兰经济法律有很多种，而且也不完整了，所以很难可以用可兰经来解释整体的伊斯兰经济历史。如果只看看可兰经，其实也很难知道实际上可兰经是怎么被实践的。因为每个地区、每段历史都可能会造成很不一样的结果(更多的解释，看Gran, Abu-Lughod, Owen等人)。

穆斯林世界古老又庞大，更不是铁板一块。那些把这个地区视为是一个

地方的学者，会发现一旦有更多的资料，变化就越多。举例而言，Moataz Fattah (2008)想要解释穆斯林对于民主的态度，其预设就是跟我想的一样，把伊斯兰视为好几个不同的区域所组成。Hassen所引用的文章相当分歧，很难随便就结合在一起。另外还有Hassen指出知识匮乏的两个例外：土耳其和伊朗，不过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例外。所以看起来Hassen的论证是过于简化的。

当我们有足够的正去显示殖民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转折点时，Hassen只是引用了拒绝殖民主义论证的文章，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讨论。还有其他证据指出中东世界的民主实践大相径庭时，Hassen也只是引用了另一篇具有高度争议性的Eric Chaney的文章而已，然后把中东民主的问题全部轻易地推给文化。

更令人惊讶的是Chaney的这篇文章(简化的历史脉络和因此可能造成的相反解释)居然被说成具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也没有提到自从2001年以来对于穆斯林所做的民主态度民意调查都显示穆斯林其实是向往民主的这件事。例如，Gallup的调查了世界上80%的穆斯林，显示其对于政治自由、权力、法治、言论自由的高度支持度，而且和美国人差异无几。Hassen对这些一无所视，只是引用了一篇理论和有经验分析都大

有问题的文章。

总体来说，想要从历史因素来解释当代社会现象的学者都比需小心的去说这件事情。例如，当你要说一个生长在13世纪的人缺乏当代的民主自由的素养时，首先必须确定你是否真的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和人。要解释过去的人，你只能用对过去的人有意义的概念去解释。到当代以前(然而这也是我们的时代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世界的社会秩序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那个时代，国家远比现在来的权力分散 (see for instance Lapidus, 2002)。因此某些群体，像是宗教学者，扮演了古老公民文化的重要角色时，你很难去说这是跟当代意义下的民主有关。你只可以藉此讨论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可塑性和公民文化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与社会组织生活产生互动。

若历史是分析里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丰富的历史社会学论证，而不是简单的公式。前者可以显示穆斯林如何喂社会生活赋予意义，以及他们怎么和宗教和谐共生(Olivier Roy的话)。这种和谐共生就隐含了自由与包容其实是穆斯林世界的传统之一。穆斯林本来就不需要跟欧洲学习多元文化。可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化在欧洲殖民者到中东之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的极权体制。这种威权政治从来就是当

代西方的产物，不是什么古代中东的传统。

了解世界史的复杂性可以带来更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学，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人们的想法。但是只是轻易鄙视过去，轻易说谁没有民主，轻易说谁还没准备好，或是轻易地说谁还不像欧洲那么进步，那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些还要更简单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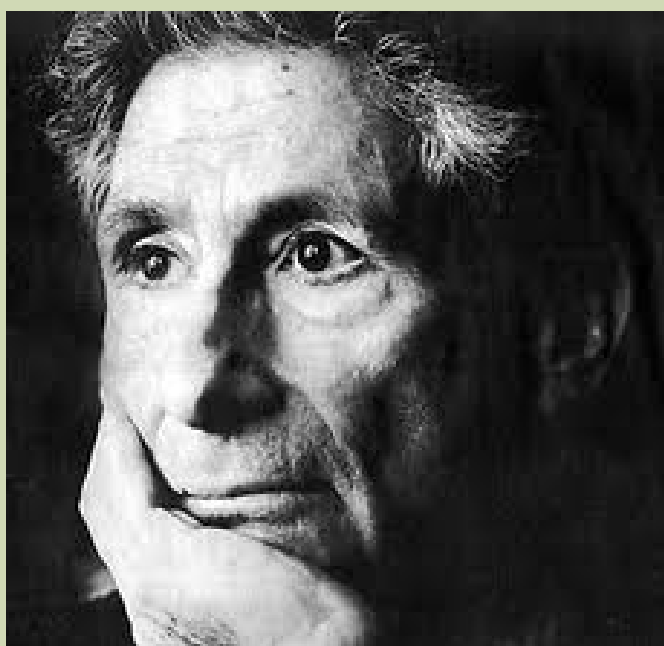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J.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osito, J. and Mogahed, D. (2008) *Who Speaks for Islam? What a Billion Muslims Really Think*. New York: Gallup Press.
- Fattah, M. (2008)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Muslim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 Gran, P. (1979) *Islamic Roots of Capitalism: Egypt, 1760-18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apidus, I. (2002)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wen, R. (1981)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 回应 Hassan

“东方主义” 的局限

by Jacques E. Kabbanji, Lebanese University, Beirut, 黎巴嫩



Edward Said (1935-2003)。“像Said说的，西方是现代的，而非西方(特别是中东)仍很挣扎地在追求着。”

从2010年底开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抗争之火开始蔓延开来。虽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不过很清楚的一点的是，这运动表达了中东人民是拒绝极权统治的。他们也展现了一个很清晰的政治行动者图像：“人民”。即使自发主义是这些起义的特色，但也和以往的“大众”有所不同。这里我们看到的“人民”是一个从属者变成了自主的公民。这个图像从来就不被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学者所接受，因此也带来了许多学术上的挑战。

从1960年代开始，阿拉伯研究的传

统就被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虽然这个名词藉由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一书(1978)打响了名号，最一开始的原意其实要追溯回1963年当Anwar Abdel-Malek发表了一份前瞻性的文章：“危机中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指的是以西方的观点去研究东方的知识论传统。这也是个特殊和自我生产的一段历史。就像Said所说得，东方主义标示着西方和东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描述。西方代表着现代进步，东方代表着落后(特别是伊斯兰)。

Ernest Gellner和Bernard Lewis是两个著名的研究伊斯兰社会的学者，是东方主义学者的代表典型。在他们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观点(以及意识形态)和对历史的诠释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认为这是理解伊斯兰的特殊方式，因此也让伊斯兰变得更特殊也更模糊。举例而言，Lewis说：“很多方法都试过了，包括教育、工业、国会等等，虽然有些效用，可是都没带来根本的转变，没办法让找到一个在伊斯兰和西方价值之间的平衡点。”而在Gellner眼里，穆斯林社会则是弱国家和强社会的典型。

因此，穆斯林社会被一种特殊的认识论所再现：宗教是理解这个社会的关键所在。其他的社会都不能用这个方式，那是因为其他社会都不是用宗教来定义的。就像我们很难去说一个社会是“基督教社会”、“佛教社会”一样(除

了一些特殊的民族志以外)。而这样对穆斯林社会的简化是应该要有证据来支持的。再者，启发了后代无数学者去研究宗教和经济的Weber就说过，并没有那一个特殊的宗教可以决定经济形式。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简化老是可以套用在穆斯林社会上呢？

上述讲了关于本质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种种不適切性后，我们还必须要问是什么因素防止了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这个提问把发展视为是线性的过程：若资本主义可以在西方(以及其他地方)成功，那么为什么穆斯林社会就不行？

有学者用国际组织的论点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对于Hassen的经济落后和民主匮乏的观点来看，这是穆斯林社会特有的问题。经济落后不是由殖民、地缘所导致，而是内在的伊斯兰法所影响。可是，我们不禁质疑到：为什么那些很晚才实行这些实定法的国家，例如19世纪的奥图曼帝国(土耳其)和20世纪的伊朗，却还是无法克服经济落后的问题？

至于民主匮乏这点，Hassen说这是阿拉伯社会的控制结构所导致。所以，

“这种集权国家和虚弱的公民社会是个持续至今的历史制度”(引用Chaney的话)。这种说法也大有问题。首先，历史并不支持这个论点。历史上发展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什么强健公民社会的结果。对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像南韩和巴西这种在威权统治下被迫经历工业化的国家，牺牲了多数的劳工所换来的经济成长的美名。再者，中国呢？高度经济

发展的中国是什么强健公民社会的典型吗？

第二，极权主义并不会阻碍现代性和发展。我们可以看看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和教育状况。美国的大学制度或是课程设计都可以在这些国家中看得到，美语也是霸权的语言与评价系统。所有的这些都在非民主的国家中出现了。而且伊斯兰和这些事情也相安无事啊。

伊斯兰很明显的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代称。可是很不幸的，伊斯兰只被当成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很难用一种没有偏见的方式去观察穆斯林社会。在方法论上，阿拉伯不过就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并不是发展的主要边界，因为有全球的贸易，类似的制度等等。在全球体系下，任何的发展都是有限度的，所以伊斯兰的政治和经济可以被用来解释其发展的限制。另外一方面，阿拉伯的革命也意味着民主的渴望并没有宗教上的差异。相反地，核心的政治、经济、民主的需要却是要有社会正义的体制才得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后革命期间的“伊斯兰化”是矛盾地以社会正义和经济改革之名而非伊斯兰法之名行之了。阿拉伯革命解放了人民的政治意志，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擦亮我们分析的武器，因为过时的东方主义早已不再适合了。■

> 当代俄国的 性别议题

by Anna Temkina,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女性主义团体Pussy Riot的反政府表演。

过去20多年来，研究者和运动者已经讨论过在俄国的脉络下是否适合继续使用“性别”这个字了。一般认为他们多少有点被这个概念所困住了，所以一直在寻找某种性别运动出路的可能。当俄罗斯女性已经不再遭受歧视，堕胎已经合法化，也能经济自主了，而且政治中也越来越多女性代表的时候，性别这个概念就似乎有所

>>

局限了。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完美，仍有许多问题，不过对于多数人来多，性别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政治议题。

不过这状况在过去一年来有了变化，性别又重新被赋予了新的面貌。我们因此很感兴趣到底发什么什么事，以及想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转变目前还没有受到大众的注目就是了。

>性别平等的道德威胁

首先，我想谈谈“性别”这个概念。许多学者其实也没有注意到性别一开始是悄悄地进入了政治领域的论述之中的，而且并不是进入最相关性别平等立法里面。性别起初进到一个不太相干也不太受到注意的地方：宗教论述。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概念一开始有很强烈的负面意义。它代表着他者和西方，象征着威胁和挑战。

事件的滥觞是在Duma在讨论性别平等法的时候。这个法后来通过了，不过只有少数的关注眼神和不太大的影响力。然而对于宗教圈来说这可是个威胁。宗教圈并非反对平等，不过对于性别来说就不行了。所以即使法律通过而且只会让人有自发性的约束力时，他们还是认为性别是个危险的东西。

那到底什么是性别的威胁呢？在概念和实际上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而在21世纪的俄罗斯，为什么、以及是谁认为性别平等很危险？讽刺的是，性别平等之所以变成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性别还不够平等（虽然这说法并不正确），也不是因为我们仍要奋力争取，而是因为性别威胁论已经燃烧到了政治场域中了。

>堕胎的象征政治

在2011年底有一场健康法律的修正案讨论，或许没有太多人注意。该场讨论的重点摆在要限制堕胎。这让许多女性主义者在网络上抗议，甚至走上街头。修正案中的许多条文后来都被放弃了，因为大家认为不够明确。我们可以看到女

性主义运动组织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修正案的讨论进行的非常困难，因为有许多情绪性发言和道德指控，而且名词用语相当不一致。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认为要减少人工流产的数量最好是透过避孕，而不是禁止。总之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就是了。

堕胎议题是性别运动议程的核心议题。这里面有一些冲突，一个是女性身体控制权和胚胎的道德权，另外一个是国家和个人对身体的控制与责任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有象征影响力，也许多实质后果产生。该法律考虑了堕胎的经济和社会面向，从不同阶级去看不同的结果。最底层阶级所受到法律的影响最大，最上层阶级最小，因为他们比较常避孕。避孕的争议总之是性别运动的核心议题。在2012年9月，Petersburg国会就讨论了将胚胎权利入宪的可能。

>同性恋等于恋童

法律禁止18岁以下的人公开进行同性恋和恋童行为。根据这个法律，同性恋似乎等于恋童。同性恋其中的一个骄傲认同是在公开场合展演同性恋。在某些地区，包括St.Petersburg，这个法律被认为没有什么道理，也导致了許多网络上的辩论和抗议。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或许这项法律从来没有被直接执行过，不过在实际上却影响很大，因为这同时把同性恋和恋童贴上伤害儿童的标签。而且也起诉了许多所谓“不可靠”的同性恋或是LGBT团体。同时这项法律把其他和恋童与暴力有关的复杂议题与实务经验给弄得更混乱了。因为这个法律的支持者其时都是局外人，而且常常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搞不懂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法案，而且也没什么政治和动员的效益在里面。

>从非理性的法律到国家控制

从透过这个法律去推行性别运动议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图像。我们可以记得在早先State Duma Commission on Childhood, Maternity and Family所认为婚姻中的性、生育、平等的是性别威胁的言论。不过，我们要问为什么？对谁来说是如此？到底是要减少堕胎还是要谴责堕胎？这是帮助家庭还是在要求女性返回家庭进而控制之？这是要消灭恋童者吗？我们要把世界的复杂度考虑进来，把简单答案的不可行和没效率也考虑进来吗？有试着把专家和公众的论述纳进来吗？或者只是才重新塑造一个象征性的武器？不考虑提供女性更多的资源？总之，这种种象征性的言论只需要道德的诉求和俄罗斯的特殊性作为后盾，完全不把理性逻辑和合法性考虑进来。

当论证理由不够充足时，力量将只是空洞的，然后只好把性别贴上威胁的污名标签。其他那些黑暗、模糊、混乱、无止尽的概念只让这种想法更加模糊与黑暗。权力的行使有绝对的选择性，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在2012年的Pussy Riot，女性主义者和庞客摇滚的组织即席地在墨西哥有一场演出，具有浓浓政治意味，并聚集了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主题是世俗vs宗教、传统vs后现代和女性主义，最后也表达了对Putin的不满与反对。该团体质疑谁有权惩罚，限度在哪，以及谁可以使用武力？

一个平行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在宗教论述中发现。的确，它们在上述法律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大众却大多不知道。Pussy Riot的事件让公众更加清楚看到国家暴力，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政府的猛烈响应与追杀。团体成员被控告制造噪音、危害社会秩序，处以2年有期徒刑。国家暴力就是会在社会批判声音出现的时候露出真面目。最重要的是这个政教分离界线模糊的国家

中，我们看到包括健康、生育、性别、性等政策如何被宗教思想所影响。

>追求纯粹的性别政治

在俄罗斯很多的研究指出现今的社会政策给予母亲的支持其实相当少(包括人口政策、生育支持等)。而且对于年轻女性及其家庭的协助可说付诸阙如。女性批评政府的言论通常是不合适的生育组织、孩童健康、教育等。所以许多女性，除了那些有失业补助或是不想生小孩的人，多数要取得政府的制度性支持都必须面对很大的困境。虽然她们从不放弃努力，不过得到的回报可说少之又少。她们也知道这个困境，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是以性别不平等的角度来看，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们才问题化本身所处着的亲属与父权权力网络。

到目前为止，当代公众的不满还没有和性别化的社会政策与问题连结在一起。不过很清楚地我们看到潜在的解决方式是去追求一个更好的社会和家庭政策，以及更有效的政策制定讨论过程。年轻的都市女性大多不信任国家、也不想依赖国家，却还是得依赖社会政策的支持才可以平衡工作和家庭。

只要不平等的政策持续，只在特定地区选择性得实施社会政策(从不同人口家庭地区中)、道德化实际需求(例如堕胎和同性恋)、使用国家暴力(Pussy Riot事件)等的案例还是会层出不穷。反性别的政治虽然进行缓慢，不过一直在结构化许多现象，像是生育率下降、高堕胎率、家庭不稳定、同性恋、少数民族权力等都被贴上性别化的污名标签，仍然会一直被认为是西方以及崇洋者一起带进来的危害。■

> 乌克兰的 公共社会学

by Lidia Kuzemska, University of Lviv, 乌克兰



资深的乌克兰社会学家National Kyiv Mohyla-Academy 讨论公共社会学。从左至右分别是：Oksamytna, Valeriy Khmelko, Volodomyr Paniotto (站姿), Andrii Gorbachyk, Evgeni Golovakha (说话者), Iryna Bekeshkina

2012年5月28日在Kyiv-Mohyla Academy和Kyiv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ras Shevchenko举办了一场讨论公共社会学困境的研讨会。我去参加之后，感触良多。ISA的会长Michael Burawoy是主题演讲者，简短地介绍了他著名的四种社会学类型，并强调公共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命脉所在。Burawoy认为公共社会学可以让社会学家和社会学一起对社会负责。最后，他也强调了把议题带到公共领域可以赋予社会学更大的正当性。总之，公共社会学一方面预设了有社会学家愿意分享知识，另外一方面也认为为了公众已经准备好去接受社会学的知识了。

接下来其他的讨论场次则由重要的乌克兰社会学家以及一位俄国学者Elena Trubina一起进行讨论。他们辩论的主题是：在乌克兰实践公共社会学的意义是什么？也讨论了实践过程中会遇到的相同困难。关于困难点，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乌克兰社会学缺乏课责性和正当性。社会学界被政策社会学所主导，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拿到研究资金，可是也扼

杀了对公众的责任。而公共社会学一般来说被认为是社会学知识的简化版本。此外，不好的公共沟通技巧和困难的语言让学者和公众之间的对话很简短，像是记者喜欢的简短提问和回答一样，而无法激起相互理解的需要。所以大众对于乌克兰社会一无所知，也兴趣缺缺。而学界也没有正当性和信心去得到公众的道德与经济支持。

没办法，我很难不去同意这个悲观的事实，不过看到有学者很努力实践公共社会学的精神时，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像是Evgeni Golovakha和Iryna Bekeshkina常常在电视和报导中出现。还有从Kyiv-Mohyla Academy来的年轻学者一起创办了Spil'ne (“The Commons”)，他们非常积极巡回各地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他们其实就印证了乌克兰公共社会学的存在。不过这只是一小群人的开端，若可以有更广的能见度，特别是从年轻学者那边而来的话，那么会更棒。开放性、能见度、有用性是乌克兰社会学可以持续发展茁壮的重要因素。否则的话，社会学将被局限困在有限的金钱与人力之中动弹不得。

还有，公共社会学可以是公民社会的强力支柱。我们可以(也应该)转变这个国家的样子，一起和公众协力、讨论问题，就像学者想要把日常生活运作的隐藏肌理掀开一样，努力去开创契机。这就是Yuri Yakovenko的绝佳隐喻。让我们用新的科技、创新的想法、年轻的活力去开创乌克兰公共社会学得前景。我希望这场会议已经把我们带往正确的道路上！■

> 罗马尼亚 怒火燃烧的冬天

by Catalin Augustin Stoica and Vintila Mihailescu, National School for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SNSPA), Bucharest, 罗马尼亚



2012年1月位于Bucharest下城的University Square。Vlad Petri摄影。

议Raed Arafat的辞职，因为这位巴勒斯坦出生的罗马尼亚医生建立了Mobile Emergency Service for Resuscitation and Extrication (SMURD)。这是一个欧盟层级最好的一个组织范例。Arafat博士的去职是因为与在电视上和总统争论。总统支持新的健保政策，让国家许多急诊医疗组织私有化。抗议团体结盟了前执政党和其他的反对团体，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许多都相信“the polenta does not explode”，意思是革命可以期待了，不过现在时机未到。经济学人(“Rioting in Romania: the battle of Bucharest”，January 16, 2012)指出，这是意味着大众对于这种常见的政府官员辞职动作的反应。

Arafat的辞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不过运动团体把焦点放在更广泛的议题上：中间偏右政府的撙节政策，以及政府对人民不满与痛苦的冷漠态度。许多地方和国外的学

罗马尼亚的政治人物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全球金融危机，因为当时他们正忙着2008年的普选和2009年的总统大学。然而从2010年开始，罗马尼亚的经济开始崩塌了。为了抢救这个灾难，罗马尼亚政府以及总统Băsescu跟欧盟和IMF求援，后来用了很严苛的条件借到了钱。同时罗马尼亚政府也进行一系列的撙节政策，将公部门的薪资砍掉25%，然后对福利金课税，减少社会福利，增税了19%-24%，上千公务人员被解雇。总之，这场经济危机和撙节措施也让私部门重创，让外国投

资者怯步。

在这段期间，许多老问题重新又浮上台面。尽管我们有法律可以防止贪污，不过贪污仍层出不穷，人民越来越不满。媒体和NGO的报导揭露了很多政商之间的不法勾当。此外，私人企业重新批评政府的贪婪和寻租的政策模式。

在2010年和2011年，公会和公民团体一起抗议政府中间偏右的政策，不过这个运动并没有办法动员到大众，等到了2012年，才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回响。2012年1月，上千人在Bucharest等其他50多个城市占领街道并抗



者都 把这场运动视为是 indignados 的罗马尼亚版。有几个原因。第一，罗马尼亚内部的反对声浪相当多元，从津贴到健保，从女权到照顾，从薪资到环境等议题。第二，罗马尼亚的抗议运动受到各方群众的支持，从退休人员，大学生，失业者，跨国公司劳工，大学教授，女性主义者、极右翼，民粹，左翼，时尚名人，到无壳蜗牛。第三，这场动员的方式主要是网络、手机、以及电视。第四，某些主题和全球化有关(像是环境议题、女权、IMF 的政策以及不负责)。第五，有些主题是直接从 indignados 和 Occupy Wall Street 抗议中介用过来的，抗议者很团结表达批判的声音，并且拒绝政府摸头。

中间偏右政府试图想要忽略这些问题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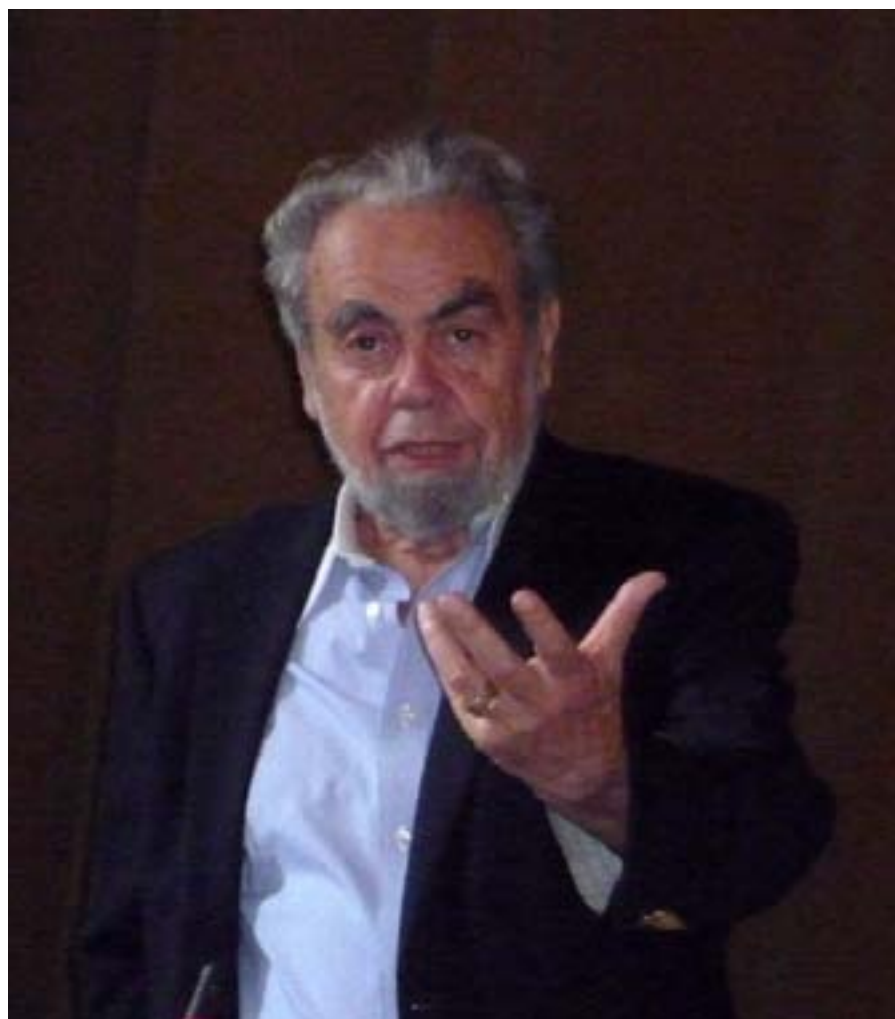
性，所以把这些抗议者称为无能的暴民、寄生虫、疯子。1月底，总理 Emil Boc 下台，新的健保取消了，Arafat 被任命为健康部的部长，然后政府保证会调薪。新政府不过支撑了几个月，被反对运动逼迫让步。虽然罗马尼亚的运动者不过是西班牙的一小部份，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容小觑。有些学者指出 2012 年 1 月是罗马尼亚新公民社会的誕生日。

我和其他的罗马尼亚学者(社会学、人类学、媒体研究)一同编辑了一本关于 2012 年 1 月抗议运动的书： -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The Romanian Protests of January-February 2012。有些人认为现在作深度分析似乎嫌太早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永远不会太早，特别是用公共社会学得角度去看这件社会运动。我

们这本书想要用社会学对于这场运动的分析可以和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一起分享经验。这里的目的是去得出什么普世性的答案，但是从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角度而言，社会学究式要提供不一样的观点与意见。有兴趣的读者请到这个英文网站：
<http://www.proteste2012.ro/en.html>。 ■

> 超越全球化的 罗马尼亚社会

by Ioana Flore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omania, and Delia Badoi,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omania, and EHESS Paris, 法国



Michael Cernea是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国)的教授，他回到罗马尼亚去领取终身成就奖

所关注的重点还包括了：社会学知识的用处，如何从社会学观点制定更好的政策？

这场名为“超越全球化？”的会议进行了为期3天的辩论，这跟当初规划的相同，也和其他学科的大会类似。第一场辩论中的一个重点是会议名称中的那个“问号”。问题包括了：为什么有个问号？问号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社会超越了全球化吗？什么东西超越了全球化？这些问题经过辩论之后，仍然是开放性的问题。

全体出席的场次也激起了另一场辩论。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zăr Vlăsceanu, 和Marian Pred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一同讨论何谓公共社会学。为什么要公共社会学？谁最需要？和其他社会学得关系为何？它可以作什么

对于学术界来说，6月是个重要的一个月，因为许许多多的考试、计划申请截止日、暑期课程、学期会议等的日期都卡在这一个月。所以对于Bucharest来说，今年6月也有个很好的开始：罗马尼亚社会学学会(RSS)举办了国际会议。这场会议在The University of Bucharest的社会与社工

系举行。RSS在2008年成立，将全国各地的社会学家、学术单位聚在一起，成立了超过30个工作坊。自成立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辩论聚焦在罗马尼亚的公共议题，特别是在Cluj-Napoca所举办的年会场合里面、以及最近一次在Bucharest的会议中。今年年会的主题会是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功用。其他

？又要怎么作？Burawoy和其他人对于罗马尼亚社会学得挑战是：这里的社会学家真的可以跟公众沟通吗？若是，那又对社会学带来么影响？Lazăr Vlăsceanu的争议性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是RSS的科学委员会会长。他说，罗马尼亚社会学并没有办法和公共领域沟通，也无法把社会学知识和大众的生活链接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批判和反身性的观点如何解决罗马尼亚的需要。在这脉络下，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激发了许多对于罗马尼亚专业社会学真实面貌的讨论，当然也对其公共角色的付诸阙如有许多批判的声音出现。罗马尼亚的公共社会学一方面是很边缘的，另一方面也相当需要。当我们在讨论公共社会学的内容和好处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学所遗留下的东西就变得相当重要。因此，社会学家Michael Cernea在这次讨论中就提醒我们，罗马尼亚其实有自己的公共社会学传统，那就是“sociologia militans”。此一概念由罗马尼亚社会学派的Dimitrie Gusti于1921年所提出。

过去有许多罗马尼亚

的社会学家在罗马尼亚的社会学理论史中寻找公共社会学的身影。某个程度上，我们面对的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以C. Wright Mills的话来说)。或许我们首先需要去发展一个理论和经验研究更紧密的关系，如此一来我们的专业才会更巩固，然后以此基础去介入公共领域。若我们没有公共社会学，那会是因为罗马尼亚没有介入公共领域社会学家，因此也无法深化在科学层次的辩论。如同Burawoy所说的：“社会学家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出现，但是选后就都不见踪影”。这可不是我们罗马尼亚社会学所要的！

公共社会学的挑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想不仅在罗马尼亚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若是专业社会学回避这个问题，将会变得很危险。因为在专业与公共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关系，也使得社会学家在进入公共领域时会有所却步。我们不只要发声，还要改变社会。我想罗马尼亚的社会学都对这个问题很熟悉：社会学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吗？从Alain Touraine的“社会学

介入”的概念中我们了解到社会学没有办法改变社会，只能帮助我们更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理想的公共社会学应该是奠基在专业社会学之上，然后把社会学议题转译给公共领域，让大家更能熟悉这些议题。

Jean-Claude Kaufmann (René Descartes University, Paris V)教授则激起了我们对于规范形成的激烈辩论。这个辩论连结了巨观的全球化 and 微观的生活世界。Michael Cernea教授回顾了自己在罗马尼亚社会学的经验，以及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在世界银行所进行的计划，这些也让大家开始讨论新vs旧、在地vs全球的议题。Marian Preda教授则讨论了全球化之外所可能有的社会风险与不平等。这是一个从过去一直会延伸到未来的辩论议题，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世代、人口的变迁，以及消费社会的影响。

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让这场会议生动活泼，与谈者踊跃提问，讲者也积极辩论。从这里不难想象整个会议的辩论是一波接着一波，不曾停歇！而且每个场次都有Q&A，也掀起另一波辩论高潮！■

> CriticAtac

罗马尼亚的反资本主义宣言

by Victoria Stoiciu, Ciprian Siulea, Mihai Iovanel, Ovidiu Tichindeleanu, Costi Rogozanu, Florin Poenaru, and Vasile Ernu, 共同代表 CriticAtac



CriticAtac成员: Victoria Stoiciu, Vasile Ernu, Ciprian Siulea向Michael Burawoy自我介绍。

全球对话的主编到罗马尼亚时拜访了CriticAtac这个团体。他们和University of Bucharest社会系一起合作，主办了“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主义”论坛，与会者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被和苏联共产主义划上等号的这个年代里。

CriticAtac 是社会、知识分子、政治的组织，于2010年9月创立于Bucharest。我们是左翼团体，不过我们不是任何其他左翼的分支。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在这个颓圯、乏味、威权的公共领域中开创出新的思想

>>

。这也是我们这个群体多元的原因。

CriticAtac不是一个学术群体。不过我们有一些学术圈的连带。我们也有一个网络平台：www.criticatac.ro。除此之外，我们也组织会议、集会、辩论等。在2011年11月我们举办了罗马尼亚社会论坛，聚集了社运分子和其他重要团体一起讨论我们社会的公共财、抗议形式、民主化等议题。我们也努力让公众可以参与政治与社会议题，吸引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公共领域正在消失，多数人们噤声且消失，让政治改革工作被少数特定的人垄断。

现今罗马尼亚的主流知识分子热烈的拥抱市场，并且很清楚怎么去哗众取宠，然后让文化市场变得更媚俗。我

们有知识分子的利伯维尔场，还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错误：反共、西化、拥抱资本主义、精英主义，这些把后共产的社会搞得很堕落，前途堪虑。讽刺的是，偏偏这些人总是说要带领我们前进。

我们已再三强调，最重要的议题莫过于不平等、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歧视、特权、机会平等、雇佣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的未来等等。再者，我们一直以相关的和可及的方式在讨论这些议题。不过我们不热衷于反企业的可笑行动，或是什么幼稚的环境主义，甚至那些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的反消费主义。

我们不想和政党政治分一杯羹。现今的政治已经无药可救了，任何可行的政治只可能在政

治以外的领域发生。我们认为在外才有机会，不过也不认为公民社会里面会有什么契机，因为公民社会老是和政党政治挂勾、充满了机会主义者。这些都忽略了公民和社会必须脱勾的重要性。我们不一样，我们可是要引进新的政治方程式。代议政治必须是代表全民而不是某部份的特定精英、政党、官僚群体。在提出任何公共改革方案前，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现今观看社会议题的方式。■

> Sociopedia.isa 三周年

by Bert Klandermans, VU-University, Amsterdam, 荷兰, ISA财务副会长, 2002-2006

多年前ISA的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出版文献回顾文章期刊的可能性，当时的想法是在线出版而非实体书籍，理由事实印刷会耗费很多时间，可能让文章过时。在线期刊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实时刊出，也没有投稿截止的限制。Michel Wieviorka、Bert Klandermans、和Izabela Barlinska一起讨论了这个议题，后来也成为Wieviorka会长的主要计划。Kenji Kosaka之后加入成为创始成员，Sociopedia于焉诞生。

Sociopedia.isa是全称，为了表示这是ISA的刊物。这也是知识传播和出版的一项创举。这个名称具有两个意义：快速的在线出版以及同侪审稿的质量保证。有经验的编辑和审稿人维持了这份刊物的高水平，网络则让这种回顾文章走在科技的尖端。Sociopedia.isa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实境社会科学的概念，因为它让使用者可以阅读最新的文章，且非常规律刊出。每隔两年，每个条目都会要求作者再次更新，所以每项条目都会有讨论。

三年前的最一开始，是由5篇文章打头阵。至今已经有35篇文章刊出，主题涵盖了抗争、社会冲突、性别角色、灾难研究、健康与疾病、离散、记忆、社会流动、日常生活、移民、跨国主义、世俗化、反身性等。ISA会员可以透过账号密码登入ISA网

站或是Sage网站阅读。每个3到4个月，5个ISA文章都可以使用。总之，这个Sociopedia.isa已经有上千人次浏览过了。

Sociopedia.isa的投稿可以寄到sociopedia.isa.fsw@vu.nl。有兴趣的人可以到ISA网站看看我们的投稿流程。一般说来，一篇文章是7000字，不含参考文献。文章必须是以英文写作，不过我们也欢同时寄来其他语言的版本，例如西班牙文或法文。不过要确定的是其他语言版本必须是与英文版相同。典型的Sociopedia.isa有如下的格式：理论回顾、经验回顾、研究评价、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理论化与经验研究的可能。另外，文章也必须以下列3个部份结尾：参考文献、进阶阅读建议、三句话左右的作者自介。

Bert Klandermans是总编。副编辑是Devorah Kalekin-Fishman, Kenji Kosaka, Elisa Reis, Arturo Rodríguez Moratón, 和Henri Lustiger Thaler。规定是一篇投稿至少会送给2位审稿者。编辑会和投稿人一起讨论直到文章被刊出为止。一旦文章接受刊登，就会在几个星期内被刊出。从2013年开始，8到10个条目会被选送往Review Issue of Current Sociology刊载。这是ISA两份纸本期刊之一。这让Sociopedia.isa更加有吸引力。

我们还有一个创新的点

子，叫做Sociopedia.isa colloquium。这是Sociopedia.isa的延伸，编辑和审查的过程都一样，并且会有最高的质量保证。Sociopedia.isa会要求著名的社会加从自身的知识立场出发去讨论一项主题，然后由另外3到4篇文章去评价这篇文章。评价文章会要求具有批判性。Henri Lustiger Thaler会开始一个“世界主义”的讨论；Devorah Kalekin则负责“感觉社会学”。

我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投稿！来稿请寄到

sociopedia.isa.fsw@vu.nl ■

> 更好的全民健保

by Ellen Kuhlmann,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国, RC52 (专业社会学)的候任会长, Claus Wendt, University of Siegen, 德国, RC19会员(贫穷、社会福利与政策), 和Ivy Bourgeault, University of Ottawa, 加拿大, RC15 (健康社会学)副会长。

不论世界何处，更好的医疗保险是对抗社会贫穷与不平等的重要选项，也是政策制定者该追求的目标。各地的保险制度或许不同，不过共同之处都是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组织、分配、和使用的医疗保险。其中包括一项很重要的是新的健康专业治理的模式。我们已经可以看见社会责任和公共部门对于健保来说相当重要，不过当前还是由私人公司从中受惠最多。所以我们要考虑现有的权力关系不对等的现实，找出更创新的方式去超越当前的局限。

在 Buenos Aires 的 ISA 论坛中的第二场会议就是讨论健康政策，从社会学和国际的角度去看这个新兴的领域（请见 Current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July 2012）。这个领域是跨学科的，所以要求举办联合会议。这个提议受到热烈回响，也感谢主办者 RC15 (健康) 和 RC19 (社会政策) 负责举办了“更好的全民健保”场次，也有 RC15 和 RC52 (专业) 举

办了联合场次讨论健康政策。这些讨论会都带进了精彩的议题辩论，相当重要。

这些会议都讨论了健康政策和服务中的重要议题，以及经验分享与传承。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障碍因为报告者和与谈者的双语能力而克服了大半，而且各国的参与相当踊跃，从全球北方、南方，从欧洲、澳洲，从奈及利亚、南非、日本而来参与盛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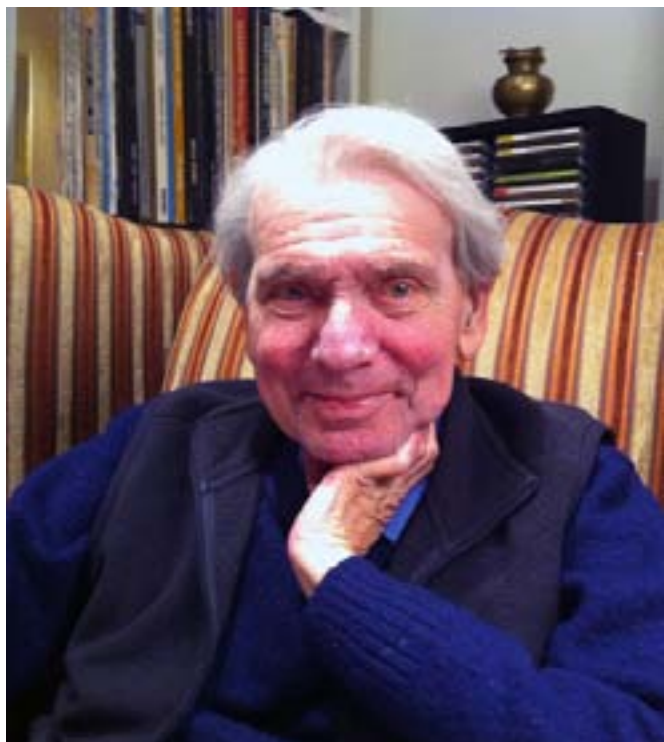
主要的议题包括了比较健康政策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针对这点提出的建议包括了要使用复杂的类型分类，要连结巨观和微观的研究，以及要找出各种指标。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不平等。健保不平等的例子可说是层出不穷，包括的性别、女性的健康权等。其他的面向也包括呢文化、语言、地区、族群等不平等。共同的主题都是关心权利和健康保险的使用权，还有社会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对称。

最后还有专业治理和健康资源管理等议题。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联合会议为 RC 带来了许多契机与价值，我们期待更多的合作空间，也希望在横滨大会上能有更好的讨论出现。■

> 悼念

Ivan Varga (1931–2012)



Ivan Varga 具有有多重身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和ISA的渊源，特别是 RC22 (宗教社会学)，为大家所记得。下面的悼文由他的妻子Eva Varga和女儿Christina Varga所撰。

| Ivan Varga摄于家中，Kingston，加拿大

Ivan Varga勇于说真话，不畏惧强权。他出生于匈牙利Budapest的犹太家庭。在二战期间，他不顾危险，在宵禁时间出门，冒着被逮捕和射杀的风险，只为了帮家人拿到更多的食物配给。

Varga从无情的战火中逃过一节。不过紧接看到的却是苏联解放带来的极权梦魇。但他并没有因此噤声，反倒是大肆批评政府，使得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反抗运动中被政府锁定为必须逮捕的异议分子。他流亡到波兰。当后来他有机会回去家乡时，他发现他其实早就被列为黑名单已经好几年了。

战后他追随Georg Lukács从事研究，然后攻读博士。于1961年和Eva Launsky结为连理；1968年女儿Christina出生。

Varga精通多国语言，所以也在Tanzania教过书，与家人在那定居过一阵子。在4年之后，他们前往一个不确定的国度：匈牙利。在飞机在德国降落

后，随身只带着衣服、非洲的艺术品、以及知识而已。

他也在德国的大学任教。一年之后到加拿大的Kingston的Queen's University执教，1996年退休，然后成为荣誉教授。

他一生都贡献给文化、宗教、艺术社会学，也对身体社会学产生兴趣。Varga在国际的研究社群上相当活跃，和许多国际学者合作，也在Harvard'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研究，而且足迹遍及法国和匈牙利。

退休后，Varga仍然继续写作，编辑国际期刊，参与国际学术社群。他继续完成他与ISA共同进行的10年研究计划，那主要是个和宗教研究委员会有关的计划。在该委员会的会长任期结束后，他成为荣誉会长。他也带着这份荣誉长眠。 ■

> 开放使用 开启了那一扇门?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ISA出版会长, 2010-2014

“开放使用”(Open Access)是一个快速普及世界的运动,而且当这股力量接近了社会学时,也带来了威胁。他们的主要思想很简单,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学术期刊的知识中受惠。这一开始是自然科学家为了表达对于那些收费昂贵期刊的愤怒,也促成了拒绝Elsevier期刊的运动。最近的另一项诉求发生在英国,就是他们认为政府的资源应该开放给所有的公民,不能被少数人所垄断。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开放使用也可以让企业获利,促进经济成长。现在美国和英国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已经开始要求接受资金的研究只能发表在学术期刊。这迫使期刊要调整他们的政策。

现行的制度是期刊必须使用者付费。主要都是由大学购买,然后大学内的成员可以免对使用。现在变成是主要卖给图书馆,一次就卖很多份期刊,

不能单独购买。所以对图书馆来说成本就很昂贵。重要的是作者不用负担出版的成本,然后这个成本就变成是大学要消化吸收。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成本相当高。

开放使用的2个选择方案已经被广泛讨论了。其中一个“金”方案,就是要作者负担部份出版成本,然后开放免费使用。另一个是“绿”方案,作者不用负担生产成本,不包括期刊只可已有回溯6到12个月的使用期间,好让使用者有动力去付费订阅。

这两个方案都可以让作者可以用更多的读者,也让读者可以拥有使用权。除此之外,还会有那些影响呢?

金方案:贫穷国家的学者可能没有办法在富裕国家的期刊上出版文章,除非他们有国际的资金资助。不过在社会学并非如此。不过我们也不清楚没有大量资金作后盾的研究

者是否可以不用付费。富裕国家中较为没钱的大学也会有自己的出版规定。而大学或许可以省下订阅成本,不过也未必会把这个省下的钱用在研究上面。

绿方案:使用者不用付费,除非那有足够的图书馆和读者愿意负担回溯使用的费用。所以出版商比较喜欢金方案。有经验的社群像是ISA可能会因此失去某些收入,而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支持其他活动。

当然因为篇幅关系,还有很多细节的差异我们在此无法呈现。像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有混合模式,让一些期刊可以免费开放,一些则否。这正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作法。有些期刊则会倾向刊登那些资金来源不要求开放使用的文章。英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要求所有的期刊都要开放使用,而且连数据也要开放。这将会对社会学知识产生什么影响呢?

ISA很显然是需要针对这个国际趋势想出对策的，若是可以知道这对全球社会学社群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将是美事一桩。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的期刊出版都跟欧美看齐，也很多人在思考这是否值得效法。请来信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这将会对我们这

个社群有很大的贡献！来信请寄给j.platt@asussex.ac.uk ■

> 介绍印度团队

by Ishwar Modi, 印度社会学会长, ISA执委, 2010-2014

当我在阅读上一期的全球对话时，发现其他的编辑团队几乎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这让我惊讶不已。相较之下，我们印度团队较为年长，经验较为丰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份标准的Hindi语翻译版本。这项工作普遍被认为是很难的。而我也很讶异我其他的同事说：Hindi语的全球对话被用来当作翻译的教材，同时也让学生进行翻译，然后比对，好让他们知道如何增进翻译质量。所以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此可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团队。



Ishwar Modi 教授是印度休闲研究的创始者。同时他也是印度社会学会长、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院长、ISA执委。他也连任了ISA休闲研究委员会的会长(2010-2014)。2000年时，他从Jaipur的University of Rajasthan休闲旅游系创系主任一职退休，然后到健康管理研究院担任访问教授。他是世界休闲组织的荣誉会长，也是世界休闲学院的会员。他主办过许许多多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并著作、编辑了8本书。



Rajiv Gupta 是Jaipur的University of Rajasthan社会系的系主任，也是一位热情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印度社会科学会在2007年颁给了他 D.P. Mukerji Senior Social Scientist Fellowship。最近的研究是关于教科书的的社会学研究。在Communalization of Education or Education of Communalization一书中，他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辩论，并让右翼政党蒙羞不已。Gupta是一位印度社会的专业观察家，关注农业、暴力、工会运动、城市发展、教育、专业社群。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当代印度社会的学院知识分子角色。作为一位公共社会学家，Gupta也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反对新字由主义的抗争。



Rashmi Jain在University of Rajasthan的社会系任教，兴趣在于发展、沟通、全球化、法律、欧洲、休闲。同时也在做田野，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现在正在进行一项名为“全球化下Rajasthan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她出版过的著作名为Communicating Rural development - Strategies and Alternatives。在学院之外，她也从事妇女运动Rajasthan的公民社会运动。



Uday Singh在过去6年内在印度社会科学会工作，从事的研究计划为Ishwar Modi所领导。他有University of Rajasthan财务经济管理的硕士学位。在翻译全球对话的过程中，他相当高兴可以见到那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趣的现象。

> 在边缘求生存

Alexia Webster, 摄影家,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前RC44委员会会长



在南非Johannesburg有许多很不稳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非正式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包括了在道路上的美发师、小贩，在路边清洁出租车的人，或是在家无照营业的旅馆，以及那些拾荒的人。

我们的照片纪录下了其中一位拾荒者的身影。她是黑人女性、老人，正在前往资源回收中心的路上。她的样子有点像幽灵鬼魅一般，因为在她背负装着资源回收物品的大袋子下，我们简直无法辨识她的模样。但是只要定眼一看，就不难发现，她的身躯被那个大的回收袋子压得几乎变形了。但

她是无助的可怜老人吗？不，她可是勤奋工作的劳工哪！每天上工10小时，收集废纸，然后徒步运到回收中心，为的就是赚取那微薄的生活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而是为了餬口饭吃、不得不做的一份差事罢了。她回收费纸，看似为不足道，但却贡献极大，因为她帮助清理了我们肮脏的环境，是一份“绿”工作。可是，你可以想象她一天的工资不过只有5美元吗？

这份工作的另一个特色是她自我雇佣。他们可以在城市中成功地找到工作的空间，用非常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去从事经济活动。而这些工作的出

现也为社会学家带来了新的谜题。之前的现代化理论用一种目的论的方式论证说：工业化可以提供足够的工作，吸引大量人口到城市里面。这个美好的乌托邦图像只发生了一半。城市的确是大幅扩张了，可是非正式部门的经济活动也增加很多。在照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不过她确实确实地存在着，是这个急速扩张的非正式经济体的重要一员。